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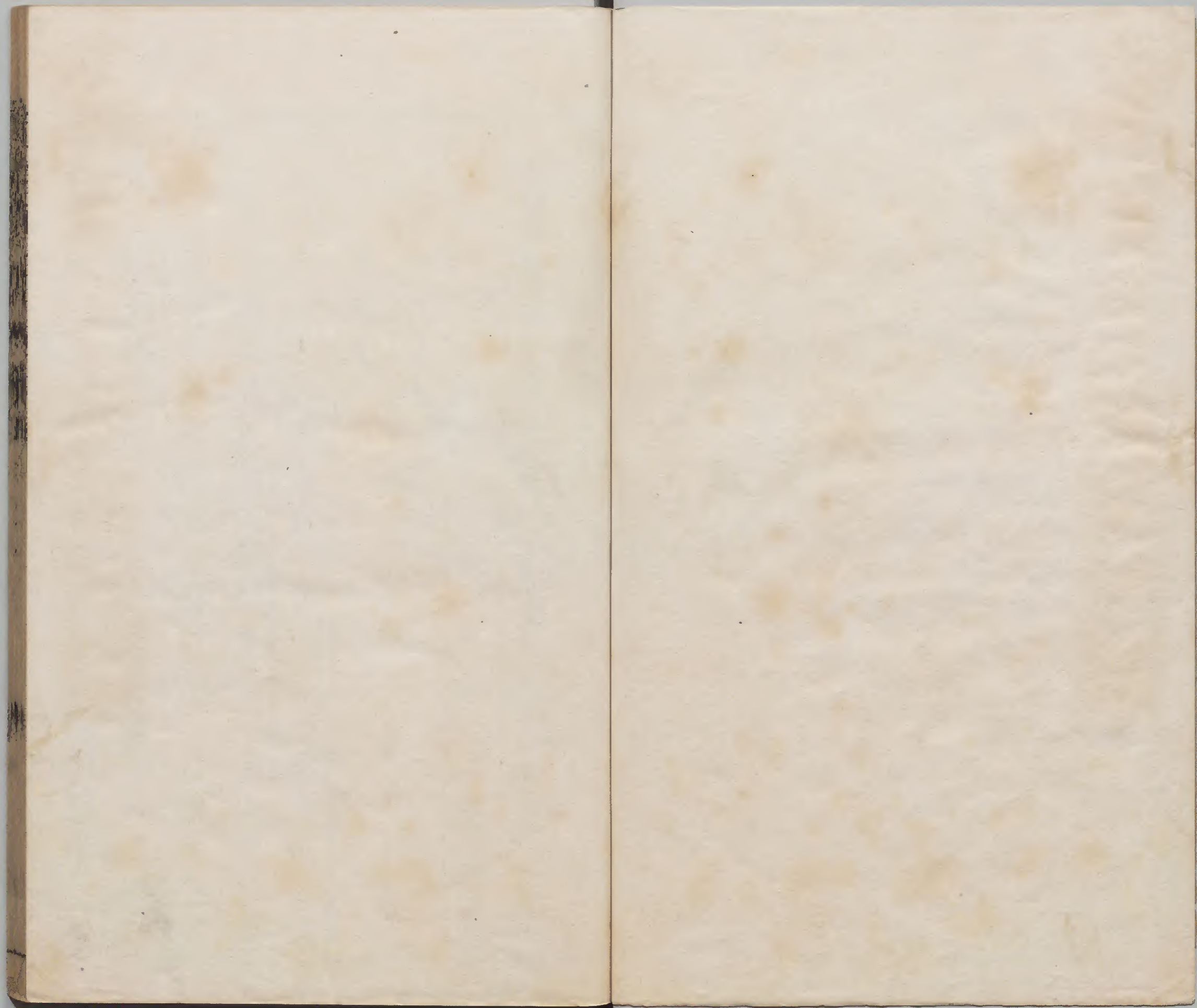
宋紀

自八十七
至八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58)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七

起巳亥至壬寅凡四年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銀

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賊吏奪三官丙申詔前

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一呂祖謙詮擇

聖宋文海成編定為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

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周必大承制撰序云建

隆雍熙之文偉咸平景德之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
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
正其歸則同朱熹張栻殊不以爲然謂伯恭承當此
事便好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
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論曰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
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
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
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旣
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

綱目不知
通鑑然通
鑑亦有不
盡處

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
知有通鑑矣豈其數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三月丙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 夏五月癸未
給襄陽歸正忠義人田 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
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 六月甲午

廣西賊

建豐儲倉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

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
編管 是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
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

通鑑卷二十七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問。熹仍舊供職候旨。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于諸路。癸未。太白晝見。經天。八月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九月癸未。詔閩廣賣鹽。毋擅增舊額。冬十月丙申。詔太學兩優釋褐與殿試第二人恩。例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于都堂。十二月丙申。修百司省記法。己亥。詔自今勸賊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春正月乙丑。劉焯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有差。二月癸未朔。初

置廣南煙瘴諸州醫官。

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爲

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資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攄柄攄早卒。張栻卒。栻字敬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

通鑑卷八十七 宋紀 四
孔門論仁親切之。肯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櫺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三月壬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

哲宗玉牒已酉命廕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
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
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
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
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
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六月壬寅詔試刑法官增試經義 秋七月丁卯

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

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
雨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
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
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
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
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
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
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
亂萌自消矣 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九月壬申禁

諸路邊糴 陸九齡時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自相師友時稱二陸 冬十月丙戌詔限田太寬民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 十一月癸丑詔邊吏存恤江西過淮饑民 十二月庚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是月胡銓卒銓字邦衡廬陵人剛方直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所著有易春秋周禮禮記解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

趙汝愚

壽宮提舉陳源帶涑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金討亮弒熙宗罪廢爲庶人 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 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率寮友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
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
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
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
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
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
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
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
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
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塲屋其文必皆道其
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
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
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
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
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人德之
方矣 三月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帥憲捕之

潮州賊

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閏月辛巳命諸路

帥臣監司分州郡臧否為三等歲終來上。戊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七十九人是科得袁燮。夏四月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壬寅以史浩為少師。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淵不赴。調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袁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為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秋七月除朱熹直秘閣再辭不允。呂祖謙卒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也其先河東人五世祖公著徙開封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不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念憶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

去有名

志錄宋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庚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 甲寅以謝廓然同樞密院事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兼權叅知政事 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縣諭民賑糶 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因

通鑑卷八十七 宋紀
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
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
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
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糶濟。其五民
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
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卽嘗印
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
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
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
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
數仍依富粥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
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
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甲寅以旱傷罷喜雪宴辛卯浚行在至鎮江府運
河。十二月甲子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
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
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始于會
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

通鑑卷八十七 宋紀
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贖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蕭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碩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各行其法。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巳。貞吉奉書入見。金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徃徃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

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以文臣爲都承旨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除陸九淵爲國子學正

九淵言論感發諸生興起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

廣鹽法利害

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論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五月丙子詔輔臣擇監司郡守必先才行。六月戊午謝廓然卒。甲子太白晝見經天。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秋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千萬緡。付朱熹備賑。糴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八月己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減者三十萬緡。理為今年之數。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時成都闕帥。上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為令。改除朱熹為江西提刑。先是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南庫錢賑糴

王淮奉朱熹留正二事差好留正

通鑑卷八十七

王淮不終

出處

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仲友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具疏辭免大略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乞特賜與祠 冬十月丙午罷軍器所招軍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八 起癸卯至丙午凡四年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僉書樞

密院事 國子學錄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

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

甚帝嘉納之因曰朕在宮中如失言一僧叔似曰此非所

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

是引君當道之語

應孟明以直對遷官

黃洽

強盜可以
設疏宋之
議論安得
不多小人
安得不恣

通鑑卷八十八
 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
 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
 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
 密院編修官 甲申李彥穎罷 以黃洽為御史中
 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
 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
 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強
 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
 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圜檻一弛
 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必去防閑之
 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詔朱熹屢乞祠
 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
 舍居之 二月癸卯竄內侍陳源于郴州源提舉德
 壽宮恃恩專恣其廝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且籍
 其家 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詔藏秘
 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
 事凡六百八十七卷燾請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史臣
 謂其多掇拾野史非春秋傳疑傳信之法也 夏四
 月巳亥命湖南廣西堙塞溪洞徑路 五月辛卯詔

疏襄陽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給民耕之 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柄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已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于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

何不明攻其爲

尤袤

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爾。秋七月以旱暵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賒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上謂洽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十一月壬戌朔日食。甲戌幸龍山大閱。閏月壬寅詔却安南獻象。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

后慶壽禮 遷陸九淵為敕令所刪定官與漕使尤
 袤書略曰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
 亦誠有病然恐不當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
 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愚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
 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
 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
 知梗概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為適宜其誕慢以僥
 寵祿者當少阻矣

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安化

沙世堅討蠻

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
 出兵討之獲光漸 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
 差役從民便 甲寅雨土 朱熹還自浙中見其士
 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
 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
 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
 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且貽書于陸
 九淵曰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
 令中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其一二亦

呂祖儉 潘景愈 孫應時

非小補也。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北萬弩手令
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
四川義士之制。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
鈞彭杲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辛丑罷秀
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
利害者考官衰類以聞。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
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
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
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
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
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
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
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
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
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
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
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
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

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 孝宗八
憐之人俯仰酌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太平
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
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
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
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
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
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
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
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
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
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
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
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
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
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
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
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勝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特甚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鷲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

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 孝宗八
九
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
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
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羨吹壘因噎廢
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
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
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
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
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
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
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
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
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
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
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
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
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上反覆贊歎是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五月甲寅出緡錢三十萬犒給四川久戍將士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巳卯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秋七月癸丑以浙西江東水禁諸州遏糴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餘緡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賊者舉主降二官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耻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踈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

存問處士

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壬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兩淮漕臣繕治之 十一月甲寅令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 十一月己卯詔戒監司州縣毋得於常賦外追取于民

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己丑禁交趾鹽入省地壬

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羗奴兒結殺之 二月禁

胡蕃樂 朱熹提舉崇道觀秩滿復乞祠拜華州雲

臺之命 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

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寬恤詔令 丙子謀

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是月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

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

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

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

者吾自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



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
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
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徃
徃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
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還燕 五月庚
寅地震尚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
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
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
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
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
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
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
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
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
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
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
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
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唯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

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
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
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
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
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
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
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
擢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
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
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在
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
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
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
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
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
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
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
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

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菹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

通鑑卷之八十八 宋紀 孝宗八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則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于所以爲本原者焉。辛卯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六月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臧否奪一官。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八月癸亥詔太上皇壽八十。令有司議慶壽禮。九月丁丑詔諸路總領軍帥漕臣守臣歲上屯田所收之數。冬十二月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

十三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庚辰朔率羣臣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百官加恩 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

以上雖為從論死 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 宴

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

等御筵及金罍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

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

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

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以李

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

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

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 秋七月壬寅謚胡銓

曰忠簡 閏月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

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簾而已餘無長物 己未

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 九月

乙巳詔偽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 冬十一月甲

子江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

傳 丙寅梁克家罷 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

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 孝宗八

舊古治安

李大性

吏節

李成之

切中宋弊

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
 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
 懼為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
 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與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
 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
 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向來面對
 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
 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
 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遇哉 十二月甲午陳俊卿卒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
 邪正面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
 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
 不遠千里往哭之 乙未賑臨安府城內外貧乏老
 疾之民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九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更禮部中武進薛應旂彙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九 起丁未至巳 西凡三年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椿積米

貸濟金洋州及關外四州饑民 陸九淵如臨川訪

倉使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九淵曰且如三年

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

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

湯思謙

通鑑卷之九十九
風俗日以敗壞。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
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
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
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思謙再三稱
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
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吾輩所能喻。思謙曰。陸
丈說話甚平正。吾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
話自是不同。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戊子
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周必
大曰。各盡其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
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差朱熹主管南京鴻慶宮

夏四月己卯置籍考

袁韶

諸路上供殿最以爲賞罰。戊子賜進士王容等四
百三十五人。袁韶與焉。時帝策士不盡。由有司是舉
容本第三。親擢爲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
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
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
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六月戊
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丁亥。梁克家卒。克家字叔
子。晉江人。歷官右丞相。封儀國公。風度峻整。忠於謀

國爲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謚文靖 秋七月丙午詔羣臣陳時政闕失及當今
急務 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 辛酉江西湖南饑
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 除朱熹江西提刑時楊
萬里薦熹久閑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八月癸未以
留正叅知政事 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丙寅除官
軍私負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乙亥太上皇
崩于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躡
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
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
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
等爲金告哀使 巳卯詔尊太上皇辛巳詔曰大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表典禮定大行皇
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
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
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
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

顏師魯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
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
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
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
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
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
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
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
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
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
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持歸報曰此皆爾
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
有所不忍也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
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
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
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
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
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
使行懇辭以彰殿下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叅決不
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禪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

郭忠孝

郭雍

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
空 郭雍卒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太中
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
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
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
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
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
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
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
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
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
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

通鑑卷之六十九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
曰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
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
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
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
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
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 金禁女
真人學南人衣飾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
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
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陸九淵
與漕使宋若水書略曰大軍川楹起於紹興初用兵
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
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
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
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
欲日飽而積久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數賄謝之厚
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重
困吾民耳所謂督於吾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
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

似此積弊
古人明言
之其如不
聽何

在於此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耳。

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凡筵行

禮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官庚申施師點罷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璲叅知政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陸九淵結

廬于象山講授學徒多市四集二月金遣使來弔祭命

右司郎官京鏜爲報謝使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

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癸丑用翰林

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

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

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

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

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秘書少監楊萬里以欺專

私三罪斥邁且言浚有社稷大功五一建復辟之勲

二發儲嗣之議三誅范瓊以正朝綱四用吳玠以保

全蜀五却劉麟以定江左於是上再令詳議上忽諭

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

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

南徐萬里守高安而浚迄不得配享丙寅權攢高

宗于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陳亮至金陵，視形勢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一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日監，國行日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

通鑑卷之六十九 宋紀九
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
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
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
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
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
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
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
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
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
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
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
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
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
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
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
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
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
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
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
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九 孝宗九 卅
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
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
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
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
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
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
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
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
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
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
開皇。在南京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
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
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
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
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
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
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
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
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
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

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
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
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
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
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
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
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
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
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
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
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
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
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
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
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
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
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
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
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
下。東環平崗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

似一篇建
業賦無乃
厚冗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目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及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徃徃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跡施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自爲橫議庸論爲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

跡跡奇論
皆自喻也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
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
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
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
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典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
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
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
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見而後爲至
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
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
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
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
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
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
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
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
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
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
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
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旣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

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識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通鑑卷之九十九
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
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
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
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京鏜還自金初鏜爲報謝
使至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
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
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
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
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
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
久鏜卽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
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
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且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鏜不可
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
去樂而後宴鏜帝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
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
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
頓首曰非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非
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
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五月己亥
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
之禁論者譏之乙巳帝以王淮之罷實因薛叔似之
言乃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
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
警丁巳詔修高宗實錄六月周必大薦朱熹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
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
州縣煩卿獎諭甚渥久之乃出熹上奏其一言臯陶
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
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
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旣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
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
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又
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
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
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
辭况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
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
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今天下
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
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
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
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
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清庶獄之源者莫
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
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
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卽用主簿
仍遇大囚到獄卽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
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
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
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
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大涉敷演

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
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
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
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
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
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
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
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
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
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闈寺指陳其昇誤政以
及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上皆嘉納除兵部郎官熹
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
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
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
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

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未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徇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

田處

胡晉臣

友愛

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
 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
 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庚寅熒惑
 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
 德 已未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喜同惡異無
 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朱熹亦除直寶
 文閣請祠未允 壬戌恩平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
 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筭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申朔日食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黃氣

覆大內 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 冬

十月己丑罷諸州科買軍器物料 十一月庚子建

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二月辛巳朱熹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

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官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陸九淵與朱熹辨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九 孝宗九
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學未成時所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器一也而謂形器不得爲道乃加無極二字其昧於道也甚矣

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雍太子允

恭先卒以孫源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毋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史語太褒
且前已載
過似不必
複

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六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調外任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
叅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卽欲傳
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
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
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
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乙
巳蕭燧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己未更德壽宮
爲重華宮謚李綱曰忠定。除朱熹秘閣修撰仍奉
外祠熹答陸九淵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
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

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有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二月辛酉朔日食壬戌，下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帝素服退居重華宮。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云。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坦言。

李皇后

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巳卯詔官吏賊罪顯著者重罰每貸 辛巳以生日爲重明節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爲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 三月巳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巳未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戊寅以何澹爲

謝諤

嘉王

右諫議大夫 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汲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戊申知閣門事姜特立罷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卽位命知閣門事聲勢寔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宗配 壬午大理奏獄空 六月癸卯詔自今臣僚
奏請事涉改法者三省樞密院詳具以聞 秋七月
庚辰下詔恤刑 八月甲午升恭州爲重慶府 已
亥王淮卒淮字季海婺州人力學屬文少負公輔之
望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用人唯論賢否不事形迹
杜絕倖門卓有可觀唯以唐仲友之故擢陳賈爲御
史用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以攻朱熹以肇慶
元僞學之禁此則其大喪平生也 九月癸亥減紹
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
臺諫毋移書薦舉請託 劉清之卒清之字子澄廬

向活彭龜
年

陵人是年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
生徃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
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活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
楊萬里取高氏迷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
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日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
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朱熹爲文祭之日子澄立志高
雅信道深堅居閒則講道著書樂衆人之所不樂從
官則養民善俗憂衆人之所不憂賢者與之遊則常
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
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澄



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
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冬十月壬
寅蠲楚州高郵盱眙軍民負平米一萬四千餘石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
改朱熹知潭州時學徒因無極之辨有貽書詆陸九
淵者熹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
可以輕議之也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黃洽言事
洽奏用人之道人稱爲萬世不易之論且曰臣前以
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
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
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
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 詔起陸九淵知荆
門軍九淵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
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朱熹貽書曰荆門之命
少慰人意爲今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
以是爲厭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
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又益衆甚恨不得一至
其間觀奇覽勝熹春初之書詞氣麓率旣發卽知悔
之然已不及矣

出處

